

國際信義與西戰

從前有人問：『波蘭外交政策是走的柏林路線，倫敦巴黎路線，還是莫斯科路線？這表明波蘭外交政策之閃爍無定。然而最正確的答案是：『波蘭走的是華沙路線』。

什麼親英親德親蘇都是欺人之談，世界上沒有比自己更親的！什麼主義之結合同樣是欺人之談，實際上只有利害之結合。捷克爲世界公認的親法親蘇的國家，現在變作德國的順聲蟲了；向來具有防共畏蘇之心理的羅馬尼亞，因德國之眈眈虎視而傾向蘇俄了；葡萄牙爲獨裁政體而仰英國鼻息；德意與蘇俄如水火之不容而兩國國交與商務未斷絕。推而言之，日本不攻蘇而侵華是『防共』，意大利侵吞阿比西尼亞是『發揚人類文明』。

利於己者爲友，害於己者爲敵，今天生死相搏的敵人，明天可變作志同道合的友人，英國政治家常作此想，所以英國的外交姿態是變動不拘的姿態，英國的政治投資是面面俱到的投資。當西班牙內戰發生之初，英國統治層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假手於佛蘭哥以防法西兩國人民陣線之打成一片，以防『赤餓之躍進西歐』，懼的是德意兩國站在佛蘭哥背後，佛蘭哥取得完全勝利後，西班牙將在德意控制下，因而危及英帝國安全。然而老謀深算的英國統治層，其眼光有獨到之處，認爲佛蘭哥並非獨裁國的忠實信徒，其第一步奪取政權必須取得德意軍事援助，而第二步穩定政權則有賴於英法經濟援助。所以英國對西戰態度，

一面與法蘇共鳴而作政府軍後援，一面以其同盟國葡萄牙爲鈎通佛蘭哥的一座橋梁，這好像自相矛盾，而結果「面面不落空」。

果然佛蘭哥於攻下巴塞龍納之後，西政府軍的友人不知不覺地搖身一變，都變作叛軍的友人了。近來英法兩國動作只向叛軍錦上添花，不向政府軍雪中送炭。其尤使人稱奇的，西戰快到最後階段，英法大忙特忙，而德意並不起動。英法已有提早承認佛蘭哥及聯合貸款之說，米諾加島之不血刃而占領由於英艦台文夏號載佛蘭哥代表前往作和平談判，此外如英國駐蒲爾哥斯商務代表霍哲孫爵士與法國非正式全權代表裴拉爾之僕僕長途，及英法兩國出而調停，那件事逃出英國統治層的「預定計畫」？

頭頭是道的佛蘭哥，近來對英法也像變了「脈脈含情」的樣子，只氣壞了德意兩巨頭，雖不敢公然指摘佛蘭哥之得新歡而忘舊好（怕激怒他完全投入英法懷抱），眼光中却已放出一團焰火，罵英法兩國「干涉西戰」，罵他們「掠奪佛蘭哥勝利之果」。實在是在，西政府軍之失敗，由於「干涉協定」之失敗，英法不干涉而德意干涉如故，無怪乎西風之壓倒東風；可是英法不干涉於未知鹿死誰手之時，而干涉於勝負將決之際，那麼英法的「臨時干涉」比之德意的「事前干涉」更爲毒辣。這種干涉政策恰恰與「不干涉協定」走到反面，英法外交政策完全搬了家，佛蘭哥因此倒變成一個兩面爭奪的紅信人了。德意兩國之氣沖牛斗，自無怪其然，「採得百花釀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英法不是掠奪了佛蘭哥勝利之果，是現現成成，不費吹灰之力，掠奪了德意兩國勝利之果。

昨天叛軍所占領的米諾加島是西屬巴列亞利克羣島之一，爲地中海戰略必爭地，與馬育加島有姊妹島

之稱。由於叛軍方面意籍志願軍之不肯撤退，過去法國勃倫政府曾主張由英法兩國共同派兵進駐米島，最近達賴第政府亦有同樣論調，但以英國始終抱定息事寧人的見解，此議終未實現。同時英國亦不願該島由意國協助叛軍登陸，所以這次叛軍不流血的占領，是英國的順水人情。

昨天所得消息，除叛軍占領米島外，還有英法調停西戰的聲浪。英法勅告佛蘭哥應允頒發大赦令及撤退外國志願兵兩事，而以勸止政府軍繼續抗戰為條件。英法美其名曰『調停』，實際是壓迫政府軍中止抗戰，假使取得佛蘭哥同意的話。

除開經濟關係之外，即政治關係，佛蘭哥亦不能不取得英法兩國的諒解。比方說，政府軍從此瓦解了，假使佛蘭哥與英法立於敵對地位，同情政府軍一派的人物仍可暗中取得英法接濟，由公開活動變為秘密活動，佛蘭哥必永無安枕之日。但撤退志願兵一事尚有相當困難，這與四強交易有關，不是佛蘭哥所能完全自主的。

我從前說過，一國之亡，有不亡於其敵而亡於其友的，捷克即其一例（捷克等於亡國），西政府軍恐怕也踏上同一命運了。假使過去的英法不容許『不干涉協定』成為片面不干涉，假使現在的英法不採取反其道以行之的『臨時干涉』政策，那麼政府軍雖退據尺寸之地，亦不會消失其抗戰力，不能視為西國內戰之終了。然而在現在情勢下，政府軍雖尚有不少英勇鬥士，雖尚占有若干領土，恐怕過去兩年零七個月的白骨赤血，只換得佛蘭哥一紙不究既往的大赦令（截至現在止，佛蘭哥尚未接受）！

當然，驚心奪目的西班牙問題經過兩年半以上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全部了結的，德意也不會馴服

得像羔羊，聽受英法的擺布。但我們相信，德意目前尚無掀起大戰的勇氣，西班牙爲產鐵產水銀最旺的國家，也許經濟上甜頭能暫時療治德意兩國的飢火。英法對於西班牙犧牲點經濟利益，保持其戰略地位，而德意羽翼下的佛蘭哥或可在第二次慕尼黑協定下走到中立路線。

假定佛蘭哥完全勝利，西班牙君主政體有復活之可能，前王亞爾方朔十三世第三子唐璜親王最有望。他是英國海軍學生，這對於調整英西關係是有相當作用的。假使是這樣，那麼震古鑠今的內戰，以保皇黨索台洛之被刺始，以恢復王統終，一齣悲劇倒變成了一齣落伍的趣劇。

(一九三九，二，十四。)

西班牙問題的嚴重性

西班牙問題的嚴重性遠過於去年的奧國和捷克問題：第一，奧捷問題雖與全歐洲甚至全世界都有連帶關係，但一時影響所及者爲中歐及東南歐，而西班牙問題馬上影響到西歐。在英法眼光中看起來，前者是對街火警，後者是火燒到眉尖。第二，奧捷問題，德意貌合而心不和，西班牙問題，她們正合着打夥求財的條件。

翻開地圖一看，西班牙位於歐洲之西南隅，爲大西洋入地中海的咽喉，與北非洲間僅僅隔一道窄窄海峽，西班牙若在英法「敵人」控制之下，切斷了法國與非洲屬領的交通線，割斷了英國的大動脈，（由直布羅

陀入地中海以至遠東的主要航線，而法國南部比尼牛斯山向來不設防的也得設防了，這顯然分散了法國對德意的防禦力。所以友好的西班牙是英法所需要的，敵意的西班牙是英法所不能容許的，中立的西班牙是至低限度。

這些粗淺的常識，眼光如炬的英法人豈不感覺得？然而英國人誤於「防共」的偏心，起頭便把題目看錯了。當西亂初起之時，英國統治層欣然色喜，他們看法國和西班牙先後組成如火如茶的「人民陣線」，認為赤禍橫到西歐，後來法蘇接濟西政府軍而德意站在叛軍的背後，英國人冷眼旁觀，反覺「佛蘭哥孺子可教」。

後來越看越不對，德義採取「聲東擊西」的策略，把「防共」作為烟幕彈，暗在想又住英法的咽喉，英國人才覺得有「重加考慮」之必要。考慮的結果，還是自己寬解自己，「不要緊，有錢使得鬼推磨，將來不愁不把佛蘭哥從德意手中抓過來」。他們是這樣想：佛蘭哥奪取政權的初步不能不取得德意軍事援助，將來成功後將怎樣？西班牙是個有名的工團主義的國家，是農人糾紛最多之國，罷工及流血層出不窮，還有中央派與地方自治派之爭，戰後瘡痍滿目，復興建設，那一項離得了「錢」？德意都是窮光蛋，非向咱們借款不可。這好辦，咱們叫他擺脫德意的勢力。不然的話，至少也得保持極端的中立性才對。西班牙問題就是在英國這種迷迷糊糊的態度中弄壞了的。

自阿比西尼亞人淪為奴隸之後，自遠東烽火高舉之後，自奧國被併吞及捷克被割裂之後，防共健者的假面具才被揭破，英國統治層才漸感德意的危險性。西班牙問題原係「世界大戰預演」，英國人怕弄假成真

，趕忙來一套『不干涉協定』，這意思是把西班牙內亂歸納爲局部問題。然而『你們不干涉，我們偏要干涉』，不干涉成爲片而協定，英法蘇睜大眼睛着急。

從容不迫的英國紳士羣，張伯倫諸曼爲其代表人物，還在延頂企踵，期待着歐洲兩大好老實踐其『不染指於西班牙領土及西屬摩洛哥』，『一俟西戰結束，即將全部志願兵撤退』的諾言。

大好老是否誠實無欺的君子，英國人肚子裏也很明白，號稱『和平之神』的張伯倫老早安排着給她們點好處，如『四強担保西班牙不再建立共產或人民陣線政府』，『代付叛軍欠款』，及『法國修正索尼斯意僑地位……』，『直布底……蘇彝士……』等等問題。但是有一件，假使德意張開着血盆大口，一口咬住英法的痛肉，那麼無論張伯倫達賴第怎樣善於容忍，英法兩國民衆是不會容忍到底的。所以張伯倫輩爲鞏固其政權，爲避免國內之自起紛擾，除開這些零頭之外，至多只能出賣西班牙的經濟利益，而不能以與本身有關的軍事地位拱手讓予德意兩國。

德意的『防共』理由是極其充足的，她們也許到底不撤兵，坐待佛蘭哥統治力之崩潰，西班牙繼起罷工流血的怒潮，而德意之『防共』與『駐兵』不患無詞。推而言之，德意之『防共』同樣可擴充到英法兩國，希特勒管許張伯倫達賴第爲『好人』，『好人』坐在位子上，有話極好商量，一旦好人下台，代之者爲勃倫或艾登邱吉爾之流，那就另有一套說法了。假定德意堅持以撤兵換取『損害英法本身權益』的某種條件，那麼好人不能再『好』下去，『好人』被迫下台而『歹人』上台，而德意認爲英法亦有赤化嫌疑，那就是二

次大戰，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時期了。所幸德意羽毛未豐，或許還沒有這個膽量。

巴塞龍納之失陷並非西政府軍最後的潰滅，但當西政府軍艱苦支撐的時候，也正是張伯倫重提四強會議的時候。西政府之危不在敵而在友，恐難免不蹈貝奈士先生的覆轍。

這裏有一點不容忽略的，是葡萄牙對於西亂的態度。葡萄牙與西為緊鄰，其經濟關係貿易關係乃至一國國防無一不在英國控制之下，無異於英國一個屬國。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教授久已同情於佛蘭哥，故英國融巨頭諾曼的指揮，而不甘附外交間人艾登的驥尾。善觀風色的英國統治層曾以薩拉查為英國與佛蘭哥間一道橋梁，這橋梁依然是英國有力的工具。

假使希特勒提出殖民地要求，英國不肯挖却心頭之肉，必然再彈「犧牲弱小」的考調，葡屬西非洲正是英國補德國的假定物。一般人感覺到英國的敵人好做而朋友難做，假使西戰告一段落，葡萄牙是否終為英國的友人，此時尙難斷定。

(一九三九，一，廿九。)

西班牙內亂及其國際性

西班牙自人民軍線掌握政權，保皇黨首領索台洛被刺殞命，右派人人自危，於本月十八日爆發空前慘酷內戰。叛軍分爲兩路，南路由佛蘭哥將軍率領摩洛哥客籍軍團，北部由穆拉將軍指揮附亂軍隊，同向首都馬

得里進發。自十八日起，截至本文屬稿時止，經過一句開喋血鏖兵，因政府及叛軍封鎖消息，彼此互傳勝利，所以戰事真相，至今如處五里霧中。據英法等國電訊所傳，叛軍北路司令穆拉已在蒲爾斯組織新政府，擁立巴勃拉斯爲總統，政府軍宣稱克復桑西拔司城，現派飛機轟擊桑城附近洛約拉城，法國邊境砲聲清晰可辨，加泰隆省軍亦奉令轟擊北路叛軍根據地薩拉高沙城，而據叛軍所宣布，全國十分之八已入該軍掌握，首都在叛機威脅下已有斷糧危險，可以不攻自下。綜合這些消息，這次變亂，其蔓延之廣及死亡之衆，展開歐洲內戰史的新紀錄。被難者不單是該國人民，據聞外僑亦被波及，近畿至今未脫險境，波蘭大使館彈孔疊疊，美領事及英僑有被害的謠傳，英美法德等國紛紛派艦前往護僑，各國報紙逐日用巨幅登載西班牙消息，已可想見其嚴重性了。

在過去時代，西班牙民族冒險進取的精神值得欽佩。但世界文明日益進步，而西班牙文盲充斥，民智固陋，封建制度迄未剷除，人民勇於私鬥，所以從前西班牙人在美洲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收穫都成了曇花泡影。而每個政治家無論左派或右派，在攘奪政權的時候，條舉政綱，說得天花亂墜，迨至置身於政治舞台，即成爲不兌現的支票，所以農工問題迄無解決方法，而政黨喧雲燭霧，徒然造成迭爲雄長的局勢，這確是西班牙不可掩飾的污點。試舉一件小事爲例：西班牙最易發生倒閣風潮，每個下台閣員每年可領西幣畢塞泰斯一萬枚，（約值美金二千元）只要做過一天的閣員即可享受國家如許的恩俸。以一九三四年而論，下台閣員達四十三名之多，西班牙真不愧出產偉人的國家，同時却正好充競逐的一個表象。

歐洲政論家都說比里牛斯山脈把歐洲大陸和伊比里安半島截爲兩片，位於伊比里安半島的西班牙擁有

二千二百萬人口，自成一種風氣，處處表現落後姿態。一九三一年四月共和告成，社會黨原欲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厲行社會政策，揭棄着政教分離、工業國有、改革土地的幾項綱要，可是新派勢力的抬頭激起舊派頑強抵抗的決心與勇氣，而新派鹵莽幼稚的行動如焚毀教堂、沒收教產、使微溫的黨團望而却步，於是有一位新聞記者赫拉特，組織一個右傾集團，吸引盧貝爾司等人加入，這個集團後來演進為人民行動黨，（一名天主教黨）盧氏便是該黨有名的領袖。在這個集團反動勢力之下，收回了教會大部分權利，土地政策格格難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右派選舉獲勝，一切改革計劃停頓，以此激成一九三四年十月的政變。原來西班牙工人組織大部在社會黨及工國社會黨掌握之中，全國二百二十萬有組織的工人都成為反對右派統治的急先鋒，而所謂微溫色彩的黨團亦迫而與急進主義者開始合流了。

那次政變，阿斯特倫的礦工揭竿而起，因南方工人未參加，亂事得以救平。總理勒樂事後以大捕政治犯為鎮壓反動的唯一策略，凡隸於社會黨的官吏、議員、新聞記者、都在一網打盡之列，正與維也納社會黨失敗時的情景如出一轍。人民行動黨首領盧貝爾司於去年加入內閣擔任陸軍部長一席，加強右派的統治力，而視社會黨、急進派、地方自治派、共和黨、為眼中之釘，因此，政黨龐雜的西班牙，在右黨控制下聚零成整，形成兩大壁壘。這兩大壁壘一方運用軍隊力量，一方以工人為武器，如冰炭之不相容，但它們却有一個共鳴之點，即一致反對議會制度。所以國際政論家推測西班牙今後的趨勢，無論東風壓倒西風或西風壓倒東風，而民主思想之沒落已斷然無疑。

西班牙政治之錯綜複雜，非本文所能罄述，簡括說起來，第一是土地問題，第二是民族糾紛，第三是階

級觀念。關於第一項，共和國甫告成立時，爲完成改造程序，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允許農民自行開具名單，領取耕地。但這種分田制度辦理得太不徹底，有許多狡猾工人化名領得大批耕地，而良懦貧農迄無所得。關於第二項，北部巴斯克民族居留區域頗與我國蒙藏情形相似，其稅賦不解中央，後來政府徵收較低的稅率，於是該地在天主教領導下發起自治運動。同時與葡萄牙北部接壤的加利薩，原係有名的牧牛場，則發起仇視宗教的獨立運動，寧改隸葡國版圖，不願受中央控制。關於第三項，東北的加泰隆，一方爲全國無產階級大本營，一方留有封建時代的陰影，農人抗租、工人罷工、以及游街示威、爭取自治的運動幾於司空見慣，中央與地方各走極端，久無妥協之機。該省所屬之巴塞羅納爲歐洲大海港之一，人口超過首都十萬，是個工潮的策源地。此外西班牙失業嚴重也是政治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數年前南部靠近地中海的亞爾美里亞有一所瘋人院收容五百多病人，其中都不是精神病的患者，而爲飢餓之羣衆所假飾的。

本年二月以前，西班牙在右派執政之下，好像陰沈鬱塞的天氣，工潮及地方自治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任何方面看起來，官吏只知鞏固政權而無刷新政治表現，人民進行分離運動，對於國家統一之需要毫無認識，中央與地方形格勢禁，諠之爲無組織的國家確非過甚之詞。大家逆料這個局勢不啻暴風雨之前夕，果然不可避免的事實終於蒞臨了。本年二月，左派各黨乘衆院改選，運用『人民陣線』力量取得勝利，總統柴末拉被迫去職，政權完全落在左派的手裏。可是左派所懸政綱依然是不兌現的支票，其所採政策依然是以高壓手段對待敵黨的政策。據聞這次變亂，除叛軍領袖穆拉將軍及佛蘭將軍以外，人民行動黨領袖

盧貝爾司及前獨裁者李維拉之子都是內幕中主動人物，而廢皇亞爾方朔且有乘機進行復辟的企圖。關於復辟問題，或許時機尚未成熟，但在希臘復辟實現以後，奧國及西班牙都有復辟的醞釀，歐洲大陸，一方燃着左派革命的火花，一方還有退到前世紀的復辟之傳染病，亦可謂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西班牙內亂的國際背景，現已明白陳列於吾人眼簾。近日所得消息，法國接濟西班牙政府軍火，並有飛機助戰之謠，而德意暗中支持着叛軍行動，亦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另據路透社及哈瓦斯社所傳西班牙戰事消息，彼此矛盾，證明法國是替西政府捧場的，而英國則為叛軍方面張目。上月二十三日有一段倫敦電訊頗值吾人注意，茲錄其大意如下：

「此間政界人士逆料西班牙亂事結局最後勝利定將屬於政府軍，但以該國事件或將在國際上發生影響為慮，並謂該國政府獲勝之後，對於右派中產階級份子定將採取劇烈手段，以資報復。」西班牙叛變行動若果失敗，而左派勢力旗鼓重振，則英國一部份人士對於馬克斯主義之任何方式自當仇視益甚，而對於德國希特勒所倡「革命運動，務必加以壓迫」之言論亦所樂聞。此在資產階級，則親德色彩必將更形濃厚，蓋希氏曾自稱為阻遏布爾希維克主義之最後屏障云」。

最後，我們對於西班牙內亂作一全盤的估計，可得如下兩個結論：（一）比里牛斯山脈雖把歐陸及伊比里安半島截為兩片，而使西班牙具有獨特的風氣，但是西局演進的結果却不能使之與歐洲的局勢完全遮斷而毫不發生影響。換言之，西班牙左右派之衝突不啻歐陸各國左右派生死肉搏的縮影，西班牙右派因與德意兩國心心相印，而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與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尤有休戚相關的形勢，假使西政府得勢，將

要加強英德默契的程度，而英國對意之軟化亦爲必然的趨勢，反之，如西班牙叛軍取得政權，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會有兔死狐悲的感想。(二)無論勝利誰屬，假使西班牙統治階級不改其更張，澈底刷新政治，解除農工痛苦，消弭民族糾紛，西班牙人民不認識國家統一的需要，不團結一致以求國家出路，那麼循環不息的內亂是隨時有掀起之可能的。而且這個鐵產最富鬥牛成風的西南歐國家，也許會成爲歐洲列強競爭角逐之場吧！

(一九三六，八，一。)

西班牙問題與列強戰略

不出面的間接作戰法是戰爭中最廉價之一種。用你極少數的接濟，給予你所認爲『戰略上必爭』的小國裏的某一黨派，担保他們未來的榮華富貴，這個傳統的戰略，英國在十七十八兩世紀中用以對付歐陸敵人，早已大奏成效。現在這方法加上摩登化，『模仿是最容易討好的法子』，倒變成英國當前的嚴重問題了。

德國間接以海軍，意大利直接以空軍幫助佛蘭哥軍隊從非洲轉到西班牙，便是這類戰爭的初步工作。緊隨在後面的惡劇便是遠東及中歐問題，形成二次大戰前雙方力爭勢力平衡的局面。從這一點看起來，這些事都是『戰略上』必要行動，但是英國人也許看不出『戰爭在醞釀中』，還在幻想着這是政治問題，而侵略國却早已當做軍事問題了。

下次大戰前的形勢，好像侵略者不費一兵一卒已取得他們的目的物，而和平陣線諸國不會發動任何阻撓她們的重要企圖。軍備在近代戰爭中僅係技術上問題，假使戰略遜人一着，雖有優越武器亦將無能爲力，和平陣線諸國正犯着這個毛病。

假使西班牙與侵略者聯盟，在戰略上和平陣線諸國能有多少戰勝的把握？這是必需研究也是必會蒞臨的問題。事實攏得很明白：第一，直布羅陀將失去其『海軍根據地』的價值，由於海底之峻峭，寄錨位置非常窄狹，敵人倘從西班牙沿岸開炮，英國海軍即無立足之地。敵人只消派幾隊活動炮隊沿岸設起防來，足使這地方化爲無用，那時英國本部與亞力山德利亞之間將沒有一個可靠的海軍根據地。

比較次要的問題，英國船隻能否通過直布羅陀海峽而出入於地中海上？同樣也是不可能的。西班牙東岸的海空軍根據地及巴列里克羣島倘被侵略者利用，英國想維持這條交通線及其在地中海的勢力便發生重大的困難了，至少法國維持其本國與非洲屬領的交通線感覺同樣困難。

可是危機尙不止此：英國另有一條經過好望角而到東方的航線及從外國到英國本部的各種航線，假使西班牙東北岸及西北岸都有侵略國飛機及潛艇在活動，英國將受莫大的威脅，假使侵略者利用加納里羣島，那種威脅還要擴大。所以西班牙內戰的結果，不是與英法痛癢無關。

英法與德意一旦宣戰，那時德意之控制西班牙，對於戰局將有深切的影響。但是佛蘭哥縱使出於自願的話，想去擺脫外國勢力，也是一件極難的事。不消說得，西班牙內戰之擴大，是由於德意以物質幫助佛蘭哥的緣故。

德意之所以不斷地破壞不干涉協定，及英法應允西班牙政府軍以無條件購取相當物質，藉以維持雙方均勢，減輕地中海地位之危險，並以造成仲裁雙方內戰的情況，這些都是兩陣線針鋒相對的動作。假使德意以比現在更大更多的兵力物力來答覆英法，英法與之競爭，在戰略上却占了上風，因為德意的軍事供養有被英法聯合封鎖之可能，所以她們還不敢把自己的目的公然擺在戰局上。萬一她們不顧一切的話，那麼英法的防禦仍具有各種優勢，就在地理上，也比西班牙被德意完全控制後的環境優越得多。

現在把眼光移轉到北方法德前線的位置上：目前該線戰術上優勢仍然屬於英法。德軍侵犯法國，兩軍將遇於萊因區及馬奇諾防線，這兩處的防禦力，因援軍具有機械化速率而倍見強化。

假使對方敢於嘗試經過比利時一條側面的路線，比利時非但具有近代化優越的防禦力，而且那裏有許多水路，這些水路對敵人機械化部隊是一種重大的阻力，而機械化部隊却是德國『速戰速決』的重要工具。假使侵略國迂迴到瑞士，那裏也有不少的阻力，瑞士國防如器械之精良及動員之迅速，亦遠非一九一四年可比。

荷蘭為西面最弱之一環，其國防之脆弱也許成為德國最好目標而向之進攻。但在進攻荷蘭之前先要和最近設立的比利時炮台打個照會，然後才能達到另一目的。德國如攻占荷蘭，能在距離英國海岸百哩的地方建立飛機根據地，但是德國可用於西線的攻勢軍隊，其實力很可懷疑，縱然以巨量軍隊集中於西線，其比例仍不足三與一之比，除非大部法軍被調到另一戰線。

不幸得很，近來法國南部邊境的一切事實，使法國國防上發生困難。意軍之侵入，也許不是她的制命傷

，那裏法國有天險可守，還有空軍用『中央突擊』的方法，可使巡邏於山谷間羊腸小路的意軍望而膽落。不過這一線的威脅法國不能不維持其最少數軍隊來布防，而以邊境之廣闊，所謂最少數軍隊，其數量亦有相當的大。此外另一可能的威脅就是西班牙在佛蘭哥支配下幫同德意作戰，爲贖付這兩隻敵人，法國以所餘可用兵力來與法國在地中海決一雌雄，法國有『疲於奔命』之苦。以目前形勢而論，意國領海及空軍有被英法聯合艦隊及其空軍之接濟所控制的可能，但一旦西班牙淪入敵手，這種可能性就大大減少了。

根據以上『軍事位置』的觀察，歐洲是一張暗淡無色的地圖，這裏明示着和平陣線諸國喪失了不少戰略上利益。他們對於冒險維持『集體安全制』過去是趨趨不前，因之他們現在成爲不安全的國家。這不是說『互相保障』的政策必須放棄，也不是說現在的地位業已無可救藥。

此外，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是否與德國同一鼻孔出氣而甘受其支配？她們若把結局打算一下，得仔細地估價，同時爲本身的權利及獨立，還要考慮到中歐團結共同抵禦的問題。假使捷、匈、羅、南、四國聯合起來，其勢力殊未可侮，能予侵略者以一嚴重打擊。現在隸於國聯旗幟下的列強們亟應消除猜忌，坦白地給予她們以最大的援助。但中歐及東南歐諸國必須先取得這種援助的切實保證後，才肯冒目前的危險加入和平陣線，而不願苟安一時屈服於德國。

假使波蘭也加入這個自衛集團，那麼意大利未必加入對方，她的國策向來是打『如意算盤』。她按兵不動，也許歐戰可以避免。

西班牙戰局之國際陣線

西班牙政治及宗教力量曾一度爲歐洲盟主，近代式微以來，退出歐洲政治舞台，踴躍於比里牛斯山脈以南，歐洲早已把她遺忘了，甚至血戰多年的加爾內戰，大家都沒有回憶到。這次國民軍崛起海外，也和加爾內戰相差相差不遠，爲什麼國際投射不同眼光，德意爲什麼要援助國民軍，法國爲什麼替政府軍撐腰，英國爲什麼要維持不干涉主義？

德國有傳統國策，國社黨只是繼承遺規而非獨創一格，所以德國現在之抬頭若指爲和約所引起的後果，那是隔靴搔癢之談。德國是向外發展的帝國主義者，德國在西班牙的外交官及國社黨支部秉承本國政府意旨，想在西班牙占有政治及商業優勢，因以達到從前威廉第二時代亞格爾斯事件（Agers）未能如願以償的『德國摩洛哥政策』，而這政策是西班牙現政府所不能容許或坐視的。所以德國供給國民軍的飛機軍械，國民軍得勝，德國可以取代英法兩國原來在西班牙的政治及經濟勢力。不過外傳國民軍願割巴利亞克島或巴利亞克商埠與德國，並將修塔（Corta）讓與意大利，尙難完全證實。

意大利現爲一海軍國，東非機械化的戰爭雖未能表現意軍真實力量，可是意國海軍敢於在地中海將英法聯軍之虎鬚，是何等露臉的動作？意國征服阿比西尼亞，而勞師襲遠，戰鬥力受了損傷，其『大羅馬帝國』之雄圖能否實現，與德國結合之永恒性如何，都在不可知之數。自然，意國不能拋棄對德的恐怖，德奧